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景

檢討臣德生覆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

藝文七

考

宋朱熹韓文公行略考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

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

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於本傳之下以

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新史本傳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李白作文公

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嘗自稱昌黎李翱

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

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廷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啟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類當元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郎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元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將頽頽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類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暖暖生仁泰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

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堵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惟方崧卿增考引董道說以為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其說獨為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

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耶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堵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新史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太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

老成文示爽詩新史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
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
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
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今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
專於講習今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
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新史擢進士第貞元二年丙
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
崔立之書五年巳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
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八年壬
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
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間
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
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
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
諍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

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新史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

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耶亦不應如是之緩也今考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任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

文珍序亦在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
記揚燕奇碑十五年巳卯董管行狀云三月三日
丞相亮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
官記云汴州亂愈家在軍中尋得版下汴東趨彭
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
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雖上及秋
將辭去建封奉為節度使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
使愈正於京師見歐陽文忠詞是年有此日足可
惜汴江交流詩答李翰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
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毫節度掌書
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
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
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蘇蘇去而題
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蘇而已去徐矣
舊史亦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宜意以此不合
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耶公既去徐而建封卒

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新史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序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替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琴序與崔羣書施士彞墓誌馬彙行狀新史選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

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欽州修詩及與陳京給
事書禘祫議論權傳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
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
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
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誠之
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
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
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遷授四門
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贖於
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
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俸選狀謂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終恐不
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
取信者李實章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
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修實錄
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

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在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志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今攷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甚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翔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志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

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讐
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
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
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
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
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
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
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早饑兩事言之
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
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
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
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
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新史改江
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二十一年乙酉正
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
永貞遷者盡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從江陵府

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蜀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竦命於郴州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州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郴州文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貶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辯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新史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郡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逾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季花寒食詩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筆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

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爰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垵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酌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序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酌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海書裴復墓誌新史渤海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海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新史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巳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

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
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
誤也方攷云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
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
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
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諱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
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
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
有遊嵩洛諸題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
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
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
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
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索罪士官無敢問
者先生將適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侯令其發
留守尹大恐懼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
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

進奉又有上留守鄭公啟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
馳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
改辯明日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
職分辨於留守及尹其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
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
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梁河
南令舍池臺諸詩張翥墓碣盧殷墓誌新史遷職
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按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
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耐盧
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掘墓誌
新史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頒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
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
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
為博士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

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
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
職方時過華觀其事遂疏於朝爾進學解云三年
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
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
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
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
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
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
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
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
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
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于是詔百
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論在穆宗即位之初通
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

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新史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僊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喬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

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退
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
衆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寘定無全
篇良可惜也史人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
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
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至明年又有捕賊行
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
廟碑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
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
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
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
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
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
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
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
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

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惟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耳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洪譜云是年有耐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遠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幸老弱且不

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
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
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
既平布衣栢者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
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
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
為書使栢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
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
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
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
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
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
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酌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
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
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
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新史憲宗遣使者往鳳翔

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
明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
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
羣曰愈言訐悞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
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
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
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
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
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
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
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
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慈溪有鱷魚食民
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
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
中數日水盡濶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
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

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洪請云公以十四年巳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
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為欽州刺史時宰相皇甫
錡程昇也公之被謫便即日上路便道取疾以至
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
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
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鱈魚
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
故也方攷乃云與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
鱈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
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為順流而自廣至惠自
惠至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
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
鱈魚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
方說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
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

之可也洪譜人云公自京師至湖有路旁堠至藍
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江河驛次鄧
界過南陽流史監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
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端律初
食時元十八答柳州食報岑別趙子諸詩及
宣城驛記潮州謝祭蠔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
尊號未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
巳準例量移改授東州刺史新火召拜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移宗即位公以今年
春到東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
君二詩至東有東州謝上賀移宗即位賀赦賀冊
皇太后賀慶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閻記
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閻記乃云十月東州刺史
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
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
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東趨京師有次石頭

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
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
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慈棗延
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
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鍊以
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
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棗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
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
黃家賊事宜狀及與貽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
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又有柳
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
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損
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
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
徒奔走聽聞者比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
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

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新史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顛自代狀李邢乘徽祭文李邢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新史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逆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

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
劉悟李祐皆大鎮此兩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
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
何道衆乃譴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遠麾使
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大軍
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
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
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
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
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
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
使牛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
愈宣撫歸而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
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
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
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

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臙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
遠疏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
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
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
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
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
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
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
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
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實司業祭文墓誌
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新史時宰相李逢吉惡
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
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
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愈為兵部侍
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
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

先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早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孥文并李于女孥墓誌

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新史長慶四年卒年五十
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
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
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歿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
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
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
於四十二某疎虞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
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
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
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
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
曰公為遊溪詩唱咏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
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遊溪詩即南溪
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
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其於生死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

禮俗習荒陋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某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新史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意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遺凡內外戚若交友無後者為嫁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葬服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授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人伏其詞墓誌云公洞然軒闕不施或叙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晚餐以銘口講誣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惇敬使皆深義志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年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家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危其家均食割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

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未質食今存者已多矣新文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闊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觚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粟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

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
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之豪傑之士如原道
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
而已其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
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
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
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
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為學之序雖若
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
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
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為以是而傳者果何
事耶某今按諸賢之論惟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
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
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刀去陳言誇末俗可憐
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大不同者故嘗折其

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明邵寶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武即今登封東

南部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闊高丈餘廣半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大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小竅二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小竅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景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郿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

記茲臺之制
以備參考

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天文
雖未

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
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
地觜觿參之分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
以河內為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
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
人以河內為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
河東河內為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
歌為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
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
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
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及
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為趙魏
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於魏言

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衛之別河內
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國風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監
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三國之
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滅齊桓伐狄而更
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都帝立今之濮
州也樂記為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七年以
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陽樊温原
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能奪彼以與此
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啟南陽蓋小修武
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之國晉
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而河內
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徙都
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魏分晉
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唐即晉

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歷之說各有不同樞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一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內為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為衛室壁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為柳張之分野北接河

東不百里即為背觿之分野而東去濮博殆千里
室壁分此人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
謂河西四郡為室壁分野乃越岐雍遠分於六千
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為并
州分野晉舜以冀州太廣分其西北為并州即今
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為山西
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惑滋甚
括地志以背觿參為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
畢背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分九州
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為益州即今之四川是也與
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步者尚紛紛無
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矣天道不可得而明也
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也
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却在
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
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言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

可乎張子曰衛國地處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
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
浚儀滎陽之屬俗人皆酷似之河內之地土不薄
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
非空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
地狹隘民儉勞而福急也河內之野人似之伐檀
園有杞性捐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
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
魏地無疑矣地為魏地則呈
為背鱗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周汝達所兵攷漢唐而後
宋稱無兵乃熙寧七年指在東西額各五百人
其後在唐鄆又增置土兵勇健額各四百人唐州
為右屯十一年視西魏淮南之屯兵為詳焉明初平
定天下二年特命吾右衛千戶程德兼知縣事
越三年置千戶所總守禦之兵隸南陽衛是時
草萊立軍府專制稱決不止議軍而懸之口賦租

庸咸隸焉籍之軍興冊者募軍千二百二十人京
西操備七百三十人門軍百二十人操練官舍餘
丁千四百七十人春蒐秋獮此其大槩也浸假至
正德七年少耗矣流賊倡於大河以南無堅城右
所千戶魯寧與縣侯陳瑄倡義守死凡攻圍二十
八日賊架棟檣而上城中人鼓譟下石却之又負
舟板為穴道計市民呂聰出所儲麻油數十石灌
薪葦火之賊不敢近夜射帛書入城云軍中見有
金甲神兵騰空而下以救唐民約城中無恐我三
日必拔寨去初城中人猶以為緩兵之術不敢信
至三日果退舍殘破泌陽矣是役也神功居多然
神與人謀相應亦兵之力與閱今百餘年除逆隸
薊榆邊軍外本所步操不過三百五十名守城不
過三十名守把軍不過四十名召募義勇不過二
十名承平而衰固其變也舊從縣大夫閱射教場
見搽矢而中儀的者常十餘人私心亦謂材官賜

發可壯在山之勢及退而詢之皆民間射鵰手倩
面貌一時以為固然宋人之言曰兒曹空手不可
入教場非虛語也然則何以覆之古所謂千金百
金之士隨其藝而上下之有市租可輸牛酒可酺
今制軍士糧若干而止民快食若干而止一毫不
得擅多寡焉何以倡慄勇之技不與羸弱同轍哉
說者憤衛兵不可用欲盡責之保甲夫保甲在宋
時已有羈縻之苦邀求之苦鞭笞之苦決不可倚
之為兵惟縣大夫練之以獲閭里禁一切佐領保
黨緊不與其事乃善用之耳又欲復責之民兵夫
民出財以養衛兵而備兵不得用又朋戶贖金以
充民壯而民壯不得用至又身不免而兵之何忍
哉則胡不引韓魏公之說民稅斂良厚而終身保
骨肉相聚之樂僅不為兵以息其議也愚猶記江
右王文成之平南贛命兵備官于所州縣選八九
人為精兵優廩餼署將領因用以平盜崔文統亦

謂縣食民壯放古土兵宜練拔勁悍登其材武者
守城緝盜懦弱者仍令之刀田樹桑與保伍相比
錯有警團結以守蓋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
推之天下皆然也今之于唐宜亦倣此意云

述

明太祖黃河述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霍去病
步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趨淮北

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
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燕有其
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無都中
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億載之地
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遊
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
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
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

此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行河水變
電欲為之說未文謂日午漏思也以此說來遠觀斯
文意狀水勢說河源大順序朕因以為之述元
年夏四月敕有司濤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
乘巨艘抵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濤水初興江無洪
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且吉舟入運河舍半
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
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
兩道清濁如介竝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既
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
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
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
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
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
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
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

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固旋則水底有聲暗鳴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大圓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為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霖霖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蛟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疑之以一蛟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遊其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漫亦其宜然歟此堅柔之所以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

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絃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遊今思復述以為說耳

皇清馬士隲汴城圍陷述

概自明運永終逆成肆毒中原塗炭四隅流離獨盤踞我

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為劍戟沃壤鞠為茂草蓬蒿塞徑絕夫吠於千村骷髏盈郊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大河以北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苦未有苦於我河南

者也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大蹂躪河南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開封巍巍金湯委諸泥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所則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苦於我開封者也他不具論即以省會言之始於愍帝十三年六月不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賊四起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幾勾之林林總總者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終屯蟻聚倒海排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葬我矢石狼戰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幾死於掠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存一二矣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掘河以濟寇繼也寇即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付茫茫

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輾轉於城頭屋角之間
哀號於木筏樹杪之上又值淒風苦雨以餓當寒
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凍者凡幾哀此殘黎
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人乎夫
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幸已之攻賊窺城我則
懸樓以擊之賊挖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立拓臺
我則火燒以焚之賊轟地雷我則立築以禦之其
設奇制器者則諸上臺有司也其衝鋒磨敵者則
諸武弁也其率眾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懸重賞
以募死士殺一賊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藩也其殺
然登陣者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數十萬
眾也至壬午之圍則五閱月矣米粟百金一斗青
菜十錢一斤斯何時也寧死而無二心吾汴之民
義固然矣獨是援師道遙河上而諸將如殺民冒
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搜殺之舉而
不肖紳衿如楊銓張爾猷輩挾城狐社鼠之奸恣

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為人留一
糠粒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室拷夾
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指名發
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足聲家
所有以飽貪弁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萬生靈
終無二志寧以奄奄待斃之軀膏刃蹈水斯其民
抑何如民耶猶然曰此效死之正也迄寇入潼關
而西安迎降過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異於二十
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數百萬生靈悉葬魚腹者
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事聞明帝發帑金十萬
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舊縣令王公燮多方
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洋萬頃中矣其能
復沾明帝之鴻澤耶我

大清定鼎為問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攘之孑遺
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
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始

後之蒞斯土者其尚念
我忠義之民而加意哉

傳

明田一儁太康劉烈婦傳

王生國賜者禮科給事中
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年

死妻劉氏不踰月竟縊死按狀曰王生不宜夫者
二而烈婦之死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
而父第進士入為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謙
下力文章也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
居伯也父之姪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
母為恨既革矣掩面北向長號淚簌簌下也此非
孝友心誠結於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
婦歸王生也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
且不起計所為兄弟者四年年灼灼艾也臨訣以
一死要王生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益猶及事厥

祖母云祖母察烈婦毀必不生也挾臥起不得問
即問即縊即縊即解至四縊後畢志焉何毅也死
之前日跪上父所遺金於祖母復剪皮金成一香
字付侍婢曰人貌禁名有既乎吾庶幾貽馥流芳
矣吾誌吾心也既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
朝夕工食畢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第女子
者遠丈夫也吾倘死乎相累屍矣毋令經他人
手含垢幽冥也何達禮也貞烈之生不偶哉

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稱北地生者為先世從軍所即從

軍亦非其籍也國初名思者固李姓出贛大岡王聚田冒姓王氏王故軍籍贛婿有其家即代其後初隸籍蒲又自蒲徙慶陽慶陽北地也永樂中徵戰白溝河死思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復姓李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明經為阜平縣訓導遷封丘教授遂歸大梁家焉配高

宜人生公年十八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貞卿侶為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二疾三害六漸語詆壽寧稍侵中宮下詔獄毒楚備至辭氣不少奪諸為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郎中會逆閹劉瑾輩日導上狗馬聲伎角牴之戲漸廢萬幾臺省交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輒搯泣下公曰為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諫比來聞諫臣諸疏方下閣議能及此率諸大臣守闕事或有濟不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語載空同集中疏入上遣司禮詣閣議者三卒以持議不決債事瑾知疏出公手羅織它事誣繫獄康修撰海申救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學憲振學造士復時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萬石因相與許奏天子遣

大理卿燕忠往勸前忌者併力排擠禍且不測何景明
上書元宰力為救解獲減其後屢薦不起嘉靖辛卯卒
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歌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子枝孫四
維曾孫冕科第不絕於扶溝稱文獻家而慶陽之族仍
為王氏矣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劾逆閹劉
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
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
下瑾慕海嘗欲招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
其一至海每闢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
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禍殆不測惟康子可
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
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左曰不謂君為匹夫
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
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遂
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避瑾曰今日有何好風
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不置口比之唐李白海

曰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入耳瑾因詢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也下獄而公不救奈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痛飲別夢陽得釋歸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縉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罹拷繫實與日月爭光矣而康先生不修宿怨毅然援救俾逆瑾忘赫赫之勢卑躬敬聽空同獲全其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為烈哉

皇清劉正宗薛小山傳

薛小山者河南孟入諱士傑字邦才一號小山人多稱小山先生云孟之薛

源本河東先世名仲臯者自河東徙居孟四傳至著賓公乾稱隱君子家豐解推及里閭甚厚有遺金道傍拾得之竟日守不去俟其人旋號泣質而還之有司為表其閭是為先生大父也父應祥容城令母楊生先生先生方面頰形魁梧偉岸寬容博大意豁如也讀書務求實際雖盛寒酷暑篝燈丙夜不少間

博通經書子史性理之言為文潔清名貴有體要
補博士弟子員試常冠諸博士弟子諸博士弟子
亡不悅首服曰薛君之文醇乎醇者也十餘戰棘
聞不利讀書體驗之身心益自力事親孝友愛兩
弟終其身無忤色疾言行必規矩含弘光大於人
無所不容而是非義利之辨如燭照數計不可以
錙銖毫髮眩每學使者試郡邑廉其行誼高嘉賞
為諸博士弟子式諸博士弟子亦亡不悅首服曰
薛君之行醇乎醇者也用經明貢大廷曰士君子
不能致君澤民大行其志得為朝廷司教鐸獎進
人才未嘗不可自見宋安定胡先生環於湖今題
池曹先生端於蒲豈異人任哉司訓羅山日進諸
子衿諱明聖賢之學時教諭某伺諸生過每厄之
借以督責其賢先生常為曲解教諭心折先生諸
子衿不困贊而亦因逢某君之怒會丁母艱去諸
子衿為立碑澤宮曰正大光明薛夫子之碑服闋

補鄭州訓侶明正學樂育諸生如其訓羅山者去
官之後鄭諸生為請入名宦丁父容城公憂喪除
歸湖廣武昌諭上官以先生廉正特委察盤邑倉
庫城池各役諸利弊邑令其儀衛饒金帛甚感咸
屏謝了身入縣署清釐無毫髮擾而條具井井以
狀報上官為起敬優獎之會有微恙投牒告歸至
中途以疾卒先生之學以誠敬為入門以實踐為
工夫生平誦讀期見之行事曰吾無他得力惟學
學求不愧厥心耳先生之卒也於天啟癸亥至

皇清順治八年辛卯以孫貴
立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學使者採輿論滕郡邑崇祀
邑學宮鄉賢祠十四年

廷以
配饗禮成

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內翰林弘文院
學士贊曰余與少宗伯行履薛公同譜同官道德

文學相劇切垂三十年何萬萬吉人也比奉使秦蜀道河陽聞老父言乃祖小山先生行甚高迨登堂拜宗伯父養尊公齒德俱尊不似近時人子姓二十餘侍左右咸彬彬有文藻孝謹無世俗態如古萬石君家何其都歟乃知小山先生貽謀力也人以先生有才不遇為惜乃一再傳而少宗伯以文行顯當世諸昆季為二千石縣令皆有聲今長君又成進士筮仕版曹餘皆工文章能進取詩稱君子有殺貽孫子猗歟小山先生弘遠矣

蕭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傳王子中丞者懷人志不讓也故不檢其家乘先生掖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愍帝時以兄中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日哭長安道求直其寃語無忌坐是穢諸生服遂改名漢游成均成丁且進士授高平令尋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堡聚各斬竿樹幟逆我顏行河朔震擾先生糞金厲勇士

部署刁斗之教以搏力勾卒之法不屑引繩墨理簿書故瑣務不盡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署踔三十里外為壘以迓德昌德昌王左右顧虛徐邊壁壘中不敢馳校卒指皆擲無敢為盞歲大饑父母交棄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饑民圖願闕請蠲不報乃釀金築郡城日傭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算董城役者人人以為先生親已忘奔瘁於積雪中數月斷手已而盜起金城先生密廉其名氏夜半合圍扃其戶使不敢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悉如所廉則鋤其非類者饑民嘯聚平時如義庄諸處由是皆伏誅而窮谷可依負恃時有先生怒立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士自偕數人跌坐狂飲一人酤欲臥先生授之股比醒大慙且慄頃之一卒操右袂獻時承平久士即勇不敢手割人先生捧觴大呼曰疇制若醜此枕先生股

者起立磔之取觴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羣抵
掌比一再俘盜皆鳥獸散引而東山東衛源諸盜
望風放弓伏矣歲暮苗三任肆掠盤谷勲掌間不
可嚮通偵者至公方迎春東郊陽大怒罵之置於
獄先生肩輿坦坦今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
堂皇猶伎樂鉤喧薄暮乃已抵夜歛勒兵濟邑殄
其無備寇自相蹂躪倖斬甚多苗三任竄天壇天
壇高觸青冥士躑躅不敢攀藤仰視先生先登石
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桴鼓千谷嚮應
士爭冒死躋天壇絕頂擒之天子嘉乃績召至便
殿浴天下事先生指勸撫大畧借箸壯論上色動
立拜御史視左良玉師以中州孔棘改命按茲土
適河決大梁陷先生露立河干促篙工渡難民數
萬復為粥以飼之未幾受開封鉞河以南斬竿樹
幟逆我顏行者李魁袁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曰
公能生我死我且為公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

是時孫督師傅廷戰，劔愈發憤，方繕關中驍騎三萬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兵十萬分部扼塞，為堅壘以障之。神州克復，在此一舉。會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先生往勸城，且潰。先生恐我兵肆侈，蔣莠及於苗，徒步入城，欲撫之，竟死於亂。屍枕藉中，是夕星隕如斗，老弱躑躅，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為位，哭之時數千人，輜車旋懷，衰衣伏道，弔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復掉臂去。

皇清汪琬彭子錢傳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

志，讀書不事章句，為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文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咸寧靖遠兩王公之為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為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以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詞獻忠公策單騎。

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懷動之賊為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問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間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為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為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耶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于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間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以薦授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

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偽總兵降于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日公夜開西門營于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為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為前鋒橫衝友龍隙隙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于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于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罪咸悅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

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畧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畧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鬚髯儀觀甚偉警欵若洪鐘善飲酒酒酣為人稱說古今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為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經詣文襄公幕綉褶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畧以獻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移廣西叅政分守桂林道撞賊莫扶弱聚衆劫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為鄉導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叅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弱竄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

落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猴獾讓其狻
捷擊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
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跡難破三也然自西山麻
四二戰而後脇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挺
而走險其何能為可禽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裹
西窟屈指食盡草根木支何以持久可擒二也
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嚴兵控
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擒三也計窮力敵
惟恃一走為長策我師因迫於敵能以久困之使
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擒四也操此
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
耳已而扶新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
府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
府與水西為唇齒土司隴安蕃又與安氏唇齒今
四府雖名內附然獠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
水西之強而令安氏危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

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讖安藩然後西南可無
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
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
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
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
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
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願乞骸骨歸鄉里
而會有

詔曰

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
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誘人善以豪俠自命
不屑為繁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
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
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子六人始起始寡始
奮始超始博始凱始起舉武進士始寫亦以公故
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博尤善詩文有父風汪
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

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慈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益非獨以才畧勝也其知幾者蚤矣

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吳偉業登

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

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早從地下者此耳今天幸俱有子吾得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乃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寘辭以對遂擇里媪乳已子而親抱李孤乳之太僕為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為不亡矣後二

十四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為請

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閭歲給餼米數石河南人皆歎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没人歿歿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為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太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典儀四聰之女也既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既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尚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盡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之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

死 田蘭芳張烈婦傳

烈婦荀氏考城荀中益女年十八適寧陵柳河張鐸鐸世

農家父亡獨有母在婦事之惟謹有韓可元者兇人也兄弟衆多可元次居十時呼為韓十專結亡賴為暴於鄉里人莫敢忤居與鐸鄰自婦初嫁時已窺而豔之康熙己巳五月二十三日婦從母家歸見醬麥在箔上未覆姑守其旁婦問故曰麥煮熟而客至爾夫偕出未及取物以覆故坐而竝耳婦聞言未暇易衣飾竟出門去蓋門外近秫田冀往取葉以覆不知韓十已跡其後矣十偵婦獨身入秫叢中急要所狎惡少王璧與俱璧有貌使先挑之已尾其後壁乍入婦驚避曰若何為壁遽前就婦婦大叫壁急扼其吭十奔助之嚇曰不從當殺汝曰願殺又曰定勒死曰全屍更好強偏久之衣縷寸裂掉髮使仆仆而復起屢起屢仆頭髮盡落又以手批十頰十忿婦不從因拉婦手足俱

折膚不寸完徧體皆血十將舍去壁曰識若奈何
遂共縊之死絳屍於女桑之枝復掠其環珥以去
其姑怪婦久不至適鐸已歸命之往視至則大驚
呼村人畢來錯愕環顧莫得其故先時有張光彩
者路經秫田遇十偕一人自秫間出走衣盡碎且
有血漬若與人鬪者私念十素暴悍今何皇遽乃
爾至是心知十所為怖不敢言鐸母子既倉猝靡
措隨有十黨從旁紿之曰若婦死誠慘理當白之
官取兇人戮之以雪冤憤但事無左驗必刑訊若
若能堪之乎即不爾往來駁詰動經歲時若業必
廢若母子亦無以為生矣為若計姑殮而瘞之然
後踪跡殺人者殺人大惡天所不容事終必露
則罪人斯得一舉而訟之官冤伸反掌耳鐸母子
聞言殊號痛顧自度弱而無輔且不知賊主名訟
恐滋累乃舁歸買棺殮之事已將解會光彩歸語
其妻曰殺張家婦者韓十也且述所見及不敢語

人狀其妻起唾其面曰啐韓十為害一方人人思食其肉今以求姦不逞勒死良家婦惡貫盈矣若目其事咋舌不一聲使罪人漏網死者含冤貞魂不泯必為厲鬼禍若矣將挺身前往光彩乃走告鐸願為之証鐸既知殺妻者為十遂指名訟之官有欲為十地者屬主吏緩其獄冀延久屍潰可無據至六月二十二日始集眾往驗是日觀者如堵比開棺婦面顏如生頸上縊痕宛然掖之則僵而立眾皆驚異以為神仵作受十賄盡匿其傷且曰頸上繩痕不交蓋人縊則繩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縣官惑其言將反坐鐸眾乃大譟爭前欲毆仵作縣官心動起坐麾眾使散曰詰朝更鞫之眾隨之不肯去且訴且行自柳河至縣三十里不絕是時諸生范佳徵鄉民李書尤不平號於眾曰苟不白荀氏之節正韓十之罪尚視息人間非夫也願從者質明至縣庭以待越明日遠近聞風踵至衢

卷皆溢公解至不能容遂移訊於城隍神祠令曰
聽直神前庶無私也衆起而待及縣官覆訊作
對如初有縣役張九容者突前叱曰韓十私我輩
金汝得若干兩許為之隱尚何抵耶益十賄吏役
時張具知其情獨不肯受至是執其隱作語塞
縣官不得已薄懲之衆怒爭前奮擊幾斃人及十
詞遂吐實壁供亦如之縣官乃收繫焉其後猶有
搖其獄者欲獨坐壁死而出十衆復訟之府訟之
監司訟之撫軍乃懼不敢變未幾十與壁相繼死
獄中余嘗讀路太僕書張烈婦事髮輒為之上指
今荀氏以死衛身固與太僕所書無殊荀氏死時
方或若經月而色不變亦與烈婦死姦人欲舉而
大之以滅迹則屍重不可移其為靈異亦相類以
捕搖獄幾亂賴仗義者持之卒定則又同特時無
震川使荀氏無所表見為少異耳嗚呼使天
理終絕於人心則荀氏當無聞於後世也夫梁遂

義婦烈女傳

豫亂十載而遂至神州陸沉壬午夏鹿邑九解一時無賴之子蹈壁而登

者無幾揚竿亂如蟻豕良弱株守者禍不旋踵矣邑尉為夢撰携家走避王家若車馬囊索如生實小之心淑首趙珍欲修夙却而虜之當是時慈堂如雲何嘗无而翼也乃有趙煥然之母楊氏者呼其子而戒之曰珍肆逆汝莫從也戴履天地豈可哉王法叛乃父母絕滅門戶後禍匪輕汝違吾必不苟生煥然不聽而從之孫戈其母遂自經以死夢撰全家遇害其女才垂髫耳珍掄之歸歔汗焉女大罵曰死則死耳豈從汝賊遂遭手刃嗚呼時丁否六忠烈大節在誦詩讀書者或覩面偷生而始人女子乃能情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豈乎即古烈士何多讓焉贊曰天喪濁世流克延歎如罟籠沼塵網鼎錫也死若飴寒冢芳躅冰潔非鏤鐵白不淫風疾草動未貞頹俗日月麗天光燧炬燭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西將軍有別廬

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粟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日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竝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唐蕭穎士蓬池禊飲序

禊逆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勺萌發達陽景數照握芳蘭

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徵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
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蓬遠
爵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
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
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
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都佐吏二三賓客
暢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
澗潁右瀍郭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
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
樹連青即為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頌綴以給
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
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闕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開闡以稅駕於東焉然後降春
流颺綠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賦紫鱗迴
環中汀緬望南津飮於已酣於未歌樂只賦既醉
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闌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

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
曰夫德洽禮成則歌詠係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
焉志

宋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
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寔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於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聞于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辭鑿意有希髮鬚未暇及古也其間甚
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
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

焉遠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深有功于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竝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某當指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

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雅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
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謂文章亦未嘗
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
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茲序之
司馬光洛陽著英

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
為九老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

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
元豐中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
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時為多潞公
謂韓公曰凡所為慕于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
奚必數與地之藁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
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
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
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
朝為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
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

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此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河南志序周官有職方土訓誦光序其事不敢辭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述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

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祭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且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註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令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僕從先人宦游

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綺戶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沸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治鑄則立成鼎鬲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墨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

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謂不然僕
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謹省記
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
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
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
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
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
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耳觀者幸詳焉 朱熹

謝上蔡語錄序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

弟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
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之
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
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
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

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畧同然時存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它書其无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述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以校定可

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
岳珂家集序

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善春秋左
氏傳與孫武之書不蘄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
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為的以達奇正之
權為弓以奮往決勝之勇為矢奠而後發發無不
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所蘊謀畧
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數露
如出師一奏謝報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
見全文為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
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
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
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
四言釐為十卷闕其卷尾以俟附益曰表曰跋曰
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詩曰詞曰題紀其目有八而
奏議公牘復皆析而為三夫題紀非文也所以著

其所向之志戰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辨誣讎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矣投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幙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之策出蕤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考者則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溘先犬馬誓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中原雲擾羣盜蠓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覆剴切皆深當帝心至于嘉數獎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采擇

鄂

國金陀稗編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編
上世之書也更寫竹簡悉上送官

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
竝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拙筆廢紙僅
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闕國家大議如封禪者亦
必竝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
經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
可攷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
光或者托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
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杯棬之澤俱傳于家豈非
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
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
甌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辱事病於違時詎信
於同欲盍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
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
大有為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界豈無一二可俎

豆於斯世撫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樞李之明年始刻家世顯天之書於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為一名之曰金陀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感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網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攷焉耳不然寫琬琰積練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元黃清老伊洛淵源錄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

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啟鍵曰致

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
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秋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
以有立迨及戰國揚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
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
學辯異端斥邪說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
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風應
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
小間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
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
最顯著者三十有六人彙于一編題曰伊洛淵源
錄實惟仁德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
支分派別其膏萬有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
源也嗚呼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
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蓋廣吾傳乎時
湖北道憲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不

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鉅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唐寅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暎益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

五月忽翩然理篙楫北辭揚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截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水陵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日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恭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大夫之生剡蒿體操拓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涉遐舉不醜齷臙下也而愿懿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閭闔曰世與我違甘與苗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自展以異而頽然青袍掩脰馳騫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於此

臣器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
彭城項氏之都也今廩鹿有幾頭蹶黃河故宣房
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羹為信陵君祭與
無也臣器其為我重陳之余他日當參驗其言

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志者劉文學璣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

節婦為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參知公之緒而
諮詢潤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
青既竟以一帙視予屬弁其首憶予承乏史局西
蜀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
乘之可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志餘皆悠
悠耳神宗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東貢士
王應遴修志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
中舍於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
議遂寢及予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內書籍益復集
于禮部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多無當邨

厨求如古之先賢者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物彬炳琬琰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耶文學之言曰此邦雖鉅盟帶礪而銘金石者此宜無不知惟是閭巷章布閭幃榮華苦一世而敦行甘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屬之所未收者吾於是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

王漢災傷圖序

高皇帝削平亂懷

慶偽守微爾特穆爾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縣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遠東北沁河由西北蜿蜒遶東南

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岸膏墳沃壤動沒
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
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山西陵川而邑之
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山
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上之土厚者至五
寸薄止二三寸故山禿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
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
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
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九萬石之外今又為遼
餉為均輸為練餉共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
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解京濶布之役胖襖
廬甲之役山西鹽課之役小灘八千石漕米之役
毛田關陽打水防河之役故民終歲亡有父母妻
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
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自
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

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月不雨水蝗旱
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太甚民不得種麥而蝗蝻
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而出去年
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
父子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如猪膽餓屍纍纍
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千帝和降此大荒乃帝
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獨何心能不慘痛
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
圖而臣手記其畧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
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
工能畫其形似而不能畫其啼饑號寒之聲可奈
何哉臣謂歷代帝王及我皇上真心愛民不可多
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天下疾苦知皇上堯
舜之主有以樂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皇清梁熙守汴日記序

予讀唐書至辛讜除亳州刺史
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

也嘗為之撫卷三歎以為天之生才隨時隨地足以取濟顧視其相際於見用之人何如耳蓋咸通中徐州戍卒在桂州殺都將縱掠北還令狐綯節度淮南不能早撲於高郵遂陷宿濠破彭城以至蔡浙鄆沂之盜皆倍程往從當其時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之而賊所急爭者則在泗固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被圍凡七月守者不得寐而目皆生瘡辛謹初以布衣寓廣陵因與杜愔有舊甫聞警即詣泗願與同死其請救兵迎糧艘往返者十二及泗圍解論功授職謹則居愔之次也明季聞賊兩攻汴城卒陴不能破後乃削堤列營以圖久困時撫鎮之兵分汛守陴共有七營夏麥未入官民乏食任中健兒雖知降賊亦無生理帖然弭耳息諱束手奉法無一人敢犯居民者則司理黃公結義勇大社之力而事機迫應捷於響答算多奇勝用成兵民協心之局則總社李君之功也周

藩宮眷李秋已報聞北渡而城守旌叙之與仲冬未行幸而黃公遇考得授臺班為垂涕疏請臘盡旨下李君准選授知縣夫使李君不再禦汴圍以准貢而膺銓選其才顧不堪民社乎黃公之原疏固云李貢士巡緝城頭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為命嗚呼千載而上輝映辛讜矣所憾者無由具疏一頌使君善任之能也唐於徐州戍卒之平也擢杜愔為義成節度使辛讜以布衣即授亳州刺史迨黃巢之亂僖宗播遷勤王之師敗而復集卒使渠魁授首車駕返京蓋懿宗於平徐之年猶能以爵賞鼓舞人心而要結其渙散也予壬午寓汴備經艱難往事歷歷常在目前嚮得李君所著日記曾兩跋而刊之甲子秋李君令嗣手一編請序則辛巳春冬兩禦寇攻形勢俱悉凡其倉卒應變回生機於俄頃固可按日而攷予茲俯仰感慨為序其前於以見大梁之有李君實萬餘家之餘息今賴

以延因舉有唐已事提衡較列張天植兩河文起
謂後有覽者抑亦可以論世矣

錄序

今天子御宇文化翔洽首被中州中州天下之中也余
既奉

簡命思所以報稱者屏息不敢當蓋文運之盛衰國家
之盛衰中州之盛衰天下之盛衰也當其盛也幾
會所至莫為之嗚張莫為之推挽勃然滄然而莫
知其所以始莫知其所以終然當必有恢奇高邁
之士赴機應會所謂虎豹之文彪炳鸞鳳之音鏗
鏘金玉之光炫耀而陸離使人縱目焉而不能匿
也文起八代之衰其澤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逮
六朝其文之衰也其澤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逮
莫之救昌黎障而氣之迴於既倒不憂矣乎其難
哉而皇甫湜李翱李漢之徒皆靡然從風而唱和

以肆其說至樊紹述孫可之其文以佶屈為能蓋
王川李長吉其文以幽詭相尚然昌黎皆收之不
以為怪而復謝歎之弗置者何也蓋昌黎非獨善
為文善於知文者也知文之不一變者才而變不
一體者法法與才在彼者也裁之衡之者在我者
也使必斤斤焉執規矩而繩削焉是羿之教射必
欲其墮日而造父之教御必欲其追風也其勢必
不能則彼之才法無以見即我之裁衡無以見矣
今諸士幸而生於昌黎氏之鄉余遂持其說以相
諸士中州之文平實平實則其材不能以雄肆而
見奇中州之文穩順穩順則其法不能以曲折而
入化余適以注疏大全為之本而以大家諸史為
之緯以是裁衡之而不得已則又以才法之旁見
各出者存其說而不廢庶乎昌黎之為文而亦昌
黎知文之道其不外諸此也然余未能效昌黎氏
之為進學解以精勤勵爾諸生實慮且懼比諸士

之應詔而貢於廷也。余既畢役矣，茲則合其屬而歲閱之。夫人文之運固在乎扶之，而後興化之。而後成，顧未有不因乎地勢者。自余之校於懷也，則有太行、王屋繞其前，故得文若而篇，或蟠紆而截，薛及校於鄴也，則有洹水、漳流出其下，故得文若而篇，或決莽而空汨已，而校於汴也，則黃河注其源，瀉溝割其界，而其文之目不給，瞬以至也。或馬頰之奇，或鈎盤之曲，而溢溢浩渺之觀，其亦可謂盡致無餘矣。明之空同氏、學昌黎氏者，也善乎其喻文也。曰如重林如蓮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瀨之旋如駛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今者刻試之時，以是正當世，倘不刺認於空同氏所論，則猶能繼昌黎氏之傳而起者，幾余固陋濶疎日隕，越是懼重荷。

皇上特恩鑒茲教士擢置內用尤惕惕然以慙敢曰起
來其功哉願爾諸士其益懋乃學砥乃器以有成
以襄國家之
盛庶其無負

聖天子之
休命黃之瑚湯恭人節烈錄後序
河南睢州湯恭人趙氏封副使

孝先公妻叅政荆峴公母以明崇禎十五年死賊
難至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上其事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特建祠叅政為之狀乞四方人士之
文凡若干篇為節烈錄而要東吳梅村先生傳言

河南賊方大亂恭人先令叅政從伯父責皇公時
書城外比賊至叅政馳歸守陴者勿納恭人曰來
則俱死今無復入孝先公負其母匿蘆荻中得免
恭人再求死家人救之卒罵賊嬰刃而死予謂若
恭人者匪獨殉節難也其全姑與子尤難也姑亦
疑恭人既知賊禍且不測而遣叅政何不身偕其

夫奉姑以行即遣叅政何不令隨孝先公而特令隨伯氏凡此皆恭人之用心有獨至者昔邲之戰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子無顧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投趙旃綏以免史傳鄧攸事亦頗相類古人于患難之際不能兩全或至棄其子以全他人況于親乎孝先公孝于親恭人若以身若子累孝先公脫有不測孝先公既欲全其母必不能全其妻若子念身為婦人不待姆禮不敢下堂與其逃竄以求生固不若止死之為正而參政為宗祧所係故不以累孝先公而以屬之伯氏以叅政屬之伯氏既以全其子而孝先公乃得脫身獨奉其母又以全其姑凡此皆恭人用心有獨至者雖當日在城外者與城陷後棄家逃者未必皆免于難孝先公與其母若子固屬有天幸而在恭人慮此則從萬難中庶幾如是可幸免而卒皆免則或誠之所感鬼神佑之者也凡為恭人文者皆言殉

節事不論其全姑與子吾友侯漢儀為記言睢陽
舊有張許二公以一城捍天下而恭人于湯氏一
家功亦與等其言甚工而亦不及其用心之所
在會參政屬子為文予故序之而并論之如此賈

漢復河南通志序

國家定鼎燕京自畿輔以外分天下為十四布政司
而兩河獨樞紐四方譬諸一人之身四體百骸繁
然畢備而腹心實居其要云自明季以來兵火相
仍郡邑丘墟土田荆棘戶口耗減腹心受病視四
肢為較甚欲驟起凋瘵而血肉之憂憂乎其難哉
余奉

命鎮撫茲土閱兩稔餘矣別貪墨勸農桑興學校勵軍
實蚤作夜思固敢暇逸修舉廢墜漸有可觀而寤
寐中州全盛之遺則未之或逮也因思嵩室磐于
鞏洛天中貫乎九丘太行北峙嶠函西拱黃河淮

濟擅四瀆之三汴洛兩京扼都會之要士習淳龐
民風勁質聖賢豪傑之篤生道德詩書之薈萃輝
映古今不知凡幾矣而戈鋌煨燼之餘文獻無徵
何以昭治法颺盛典哉舊有通志一書明天順間
創始于提學副使劉公昌後十餘年副使胡公謚
畧加芟潤後八十年續修于都御史鄒公守愚又
三年而告成于都御史潘公思遠今百三十年矣
記載缺然余竊悲之爰檄郡邑各修厥乘顧以編
次倉猝舛訛實繁更屬分巡大梁道副使沈君荃
補其缺畧訂其紕謬殫筆削之勞窮晝夜之力自
春徂夏遂有成書余不揣疎陋覆加裁正焉凡山
川之修阻人物之烜赫文藝之菁英以及輿圖星
緯城池疆域田賦戶口風俗物產祠祀古蹟之屬
試一展卷瞭如指掌不亦詳而核備而要歟夫志
者記也記已往所以詔將來也李文叔云洛陽盛
衰天下治亂之候也豈非腹心有安危而肢體之

禁悴因焉兩河昔當繁庶以腹心之暢適為肢體之畔盜故前代重熙累洽四海宴然民至老死不見兵革迨巨寇流毒中州以腹心之鬱結成四體之凋瘵而天下岌岌矣今

至仁在宥思急起而血肉之太平之運實基于此倘因循故事不加振刷彼丘墟者何以烟火荆棘者何以桑麻耗減者何以殷富而中州全盛之遺將終不可見乎則是志之徵信于前而併垂戒于後係誠鉅也後之人莅斯地也披斯志也惓惓乎腹心之重予以暢適而不予以鬱結豈惟中州之福實天下之幸而余謬附纂輯之役且亦與有榮施矣

沈荃河南通志序

順治十七

年庚子秋八月大司馬撫軍賈公纂修通志成業拜手稽首進獻于

天子矣荃不敏謬與編輯之役不敢以不文辭因綜叙始末識之簡端粵考豫志五代以前無論已自宋

始有夢華勾異諸錄及溫公所序朱次道長安志
世遠已不可攷明天順成化間憲副劉公胡公
為通志越嘉靖乙卯大中丞鄒公績而成之距
今復百有餘稔司馬賈公秉鉞蒞止銳意修舉先
規條不踰年而八郡十二州九十五縣之志漸次
報竣乃設館局聘名彥購遺書訪故老摭摭哀輯
鱗次櫛比數月而彙全書顧以其間義例未安詳
畧失當且多金根帝虎之訛更命荃覆加裁訂以
觀其成余惴惴懼勿克襄厥事惟是殫夙夜之勞
集衆思之益網羅舊聞搜揚散佚更取前志而一
一折衷之其昔訛而今核者圖考沿革也昔遺而
今備者星野河防城池學校也昔列而今裁者聖
蹟也昔分而今合者寺觀也備遺也至山川增十
之一職官選舉增十之七祠祀陵墓古蹟增十之
二三藝文增十之四其戶口田賦公署詳於今者

因時也帝王封建仍夫舊者存古也名宦人物孝
義隱逸流寓仙釋方伎列女前者勿之免後者勿
之濫也策所未載補其訛漏今所宜採廣其見聞
文無可據姑闕疑以待事有足述必徵信以傳凡
為國三十一為例二十為類三十為卷五十為幅
二千有奇為言一百三十餘萬自夏徂秋日涉手
錄且繕且梓雖簿書旁午戎馬鞅掌靡暇問也又
四閱月而剞劂乃竟余猶惴惴懼勿克襄厥事其
哉定則察之大司馬公論證則豫中諸荐紳先生
校訂則前後禮聘諸子而施工集事姑終董率者
方伯徐公之力居多焉而余乃因之有重慨矣夫
古來建不朽劄非常者其始皆有所繫重艱苦又
多將成而輒阻及半而中提藉非擅敏決之才其
特達之議與夫一往不回之志貞固強毅之力其
鮮克奏成事而樹偉業也明矣至安眉睫者忽百
年務報瑣者忘遠大又或遲徊澆認蛛曲趨趨甘

讓美于後人而不獲堅自振拔表著聲施者比比然也余考前代自太祖至世廟累洽重熙浸淫沐浴其間聲名文物制度禮樂既燦然大備矣似無難緝遺編以垂信史乃遷延至一百八十餘年而始勒成書後之覽者尚有遺憾至乙卯以後歷隆萬迄天崇又九十餘年由盛而衰事多可紀況故府金石之藏未泯世家者舊之說可徵官師所守稗野所傳更足資稗聽聞乃竟無一人焉毅然任斯舉而不辭者卒使勝國百年間事付之銷沉漸滅之中斯豈盡才與識志與力之勿逮歟抑皆因循矣悞耽安習故如前之所云者歟而司馬公于滄桑鼎革之後兵燹蕩折之餘輪蹄絡繹戎馬交衝徵輪調遣勿遑啟處之日舉從前之所不能為不敢為併不欲為者而顧汲汲焉斷斷焉必為之且為之必要其成成之必期其速以難若彼以易若此其度量相越何等也然則司馬公之才之識

之志與力寧不足表聲施于無窮炳大業于不朽哉獨是舊志纂于西亭朱君之手君以宗室賢尉博洽能文章屬承平累葉典文昭備得以專志撰述然猶需之浹歲之久余早歲登仕版廁金馬史家之學曾未殫心自濫竽茲土簿書填牘供億紛繁日跋踈于牛馬走益荒落不足道而猥以司馬公命匪勉祇承既鮮故府金石之書又無世家者舊釋官野乘之紀雖藉諸君子孜孜贊理而倉卒告成其或僮而寡文蕪而失要舛訛而未精詳者知不免也此固余之終惴惴懼勿克襄厥事而重有愧乎編輯

湯斌睢州志序

睢州處北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

諸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為神京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名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使然也余少

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
河決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
志手錄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
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摭摭遺文
功未告竣會中丞賈公有修志之檄郡守取其稿
以應倉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謫觸目皆是田賦
源流未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為多名宦事實寥
落人物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
氏湮如入明以來理學勳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內
久列一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
使後生末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
何由聞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
之懿沈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
非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參稽
前史蒐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
州志分為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

考至理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行久矣雲安程公閱志病其譌陋不以予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參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再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摻索遺藁更發余敝笥而檢閱之核偽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捷戶終日目涉手抄汗流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為七卷公一裁定遂蠲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昨也昨之為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特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盛時世家者碩縹緗充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嘉靖以來百有餘年未聞以志為任者獨賴劉教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槩於郡事則未詳也

今公於戎馬倥偬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為之豈不誠識治要君子哉愧余謏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廣質同人舛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望也夫

顧汧河南通志序

國家肇造區宇垂五十餘年薄海內外罔不率

俾聲教所訖東漸西被自古玉帛車書之會未有一德同風若斯之感者也

皇上天縱聖神乘時布化深仁厚澤翔洽遐邇比年詔儒臣考版章以志一統凡六合之內風俗之所移易

人民之所滋育官守之所執則才峻之所著述靡不於志焉彙之況兩河為陰陽風雨和會地靈樞紐所當釐訂省志以上資

廊廟之采輯者烏容不汲汲也余昔備官館閣屢膺總裁纂修之

命茲奉

簡書來撫中土自整攝吏民外即披覽前撫賈公所輯
通志已歷三十餘載矣竊見我

皇上愛養元元蠲賑無已

宸謨煥發日月昭垂諸臣之實意奉行久而益懋與夫

戶口田賦河防學校宦蹟人物藝文之當續紀者
又倉庾郵傳鹽課兵制之當增輯者既撥行郡邑
各修新乘茲哀取各屬紀載之徵信及見聞所可
憑者續而志之共為五十卷其體例皆仍前志之
舊不欲妄有紛更冀以補苴罅漏為將來者踵事
增華永永無極也刻既成上之史館庶少有所藉
以仰贊

昭代修明盛事且仰體

睿慮之兢兢於一統志是務者非徒章式廓美觀聽也
蓋將昭示中外臣工有民社之寄者皆當審物土
之宜弘參贊之用因時變通弼成至治使一夫無
不得其所斯萬世有可安之業此又推廣修志之

意以其矢靖共者也諸臣之同事茲役與巡撫雅
繼此之守土者能不惕然加儆乎是為序

爾圖河南賦役全書序

粵自虞廷命司空平水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於是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賦所從來權輿於此矣周禮
遂人之掌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準
諸此也而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載師則有夫家之征閭師則
有夫布之出辨其可任者則有家三人家一人二
家五人之分均力政者則有用三日用二日用一
日之別皆所謂力役之征也而詩之廼召司空迺
召司徒周爰執事上入執宮功又其彰明較著者
矣獨是禹貢所載定田制賦咸以九等而篚筐所
陳包底貢土五色金三品球琳琅玕銀鏤瓊組
而天下及漆象楠柚齒革羽毛鉛松怪石夏翟孤
桐磬砥磐丹之屬一一筆之不厭其詳若是者何

哉蓋以財賦所入受之自上輸之自下前之人開
之後之人承之因之有不敢不兢兢致謹者故一
則曰戒慎財賦再則曰祇台德先聖人乾惕之心
百世而下不如將見之也耶而周禮所載酒漿醢
醬其細已甚守之以官此物比志也洪惟我

國宗誕膺

天命相

承百數十年於茲矣井疆日益闢生齒日益繁其
取諸民者常經之外絕錙銖之擾而兩暘之愆一
隅偶告則蠲之數動逾百萬洛川作壩偶鳴磬
鼓則計其力而授之食與置左催工者無異薄斂
厚施德澤恩溥茂以加矣而又屢露浮糧頻減關
稅自康熙五十年以後續生人丁永不加賦迨至
雍正五年又將丁銀派駐地種以恤有身無田之
貧民鞠育誠求惠鮮懷保直為隆古所未有噫生
今之世者何其幸歟河南古豫州也厥土惟壤下

命撫豫凜承
土墳墟河洛之間山川清淑其風肆好余奉

聖訓盡余撫摩噢咻之勤比年以來時和年豐耕鑿之
倫實多鼓腹之休余敢自以為德哉凜凜焉冀可
告無罪於

聖明而已雍正十二年十一月部議以各省舊刑賦役
全書按之現定欵項數目差參奏請重行纂輯奉
旨報可維時河南因寄庄寄糧首報世科沒撥地畝及
衛民器併新設官役俸工尚未釐定咨請展限至
乾隆四年三月爰始開局六年九月其書報竣計
字一百二十九萬三十有七首開戶口次及土田
備載額徵地丁銀糧商牙課稅應支官役俸工驛
站料價及應解本折布疋藥材棉花顏料明礬光
粉黃丹牛角牛筋黃蠟等物原額新增開除實在
條分縷析蓋燦若列眉焉以言乎大綱則禹貢則
壤之規也以言乎條目則筐篚之陳醴醬之義也

經制既定內則掌之計相外則典之藩牧守之有司播之閭閻罔敢或減於額之中罔敢或增於額之外雖有污吏無所容其高下雖有姦胥無所容其飛灑則茲書之成論體國經野之大不但如月吉始和之文而民知惟正之供咸急事上之義其納斯民於寡過之域者不與五典五禮之用同其廣大也哉將來荒墾報熟則賦之加增也有之墮礫飛沙則賦之少減也亦有之仍照十年一修之原議踵而行之信乎官禮之良法寓雖麟之美意我

國家受貢受球玉食萬方其取民有制仁育天下也如此乎無所不用其極景運靈長億萬年無疆惟休於斯可觀矣故予於書成之日拜手而誌其簡端如此

檄

漢陳琳移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

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敗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戮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昂司傾覆重器操贊閣遺醜本無今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咨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敗折劬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

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躡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惡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徬徨東裔踰據無所幕府推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荅擢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鑿駕反弭羣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譏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

尉揚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
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
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
加錫操欲速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
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
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
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
將模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
而行桀跖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
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掛網羅動
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
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為甚幕府
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
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
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滅故使鋒銳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屯據教倉阻
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
材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
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
虎步竝集賊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注
燂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曹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
餘克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
苟從各被創殘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
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
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跼翼莫
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
節又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托宿衛內實拘

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
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
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
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
軍協同舉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界舉勢揚威
竝匡社稷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
部曲爲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
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
聖朝有尚偏之難如律令

移文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故建之以邦國樹之

以若長日月于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
推百年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

配彼天義洽幽遐之同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
謀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
運至德旁通百姓日久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
彼吳越智阻難我且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
止戈之心上寧萬民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
好睦舟車通沂州陸同光亭徵息奔走之勞屯戍
但逼卒之變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
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間遂
乾沒於世上嗚呼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
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
身幕府殊異瘡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
索其瑕滓及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馳驅及秦隴
通誅每事經畧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
之衝薄存於角脚示旗鼓宣資實效寄以遊聲軍
機位動益絕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日
積為情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

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
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
變彼諸姬破亡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
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
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
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
探干戈釁暴惡盈側身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
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熱圖身讒言浮說抑可
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
主荒于上臣蔽于下遂雀去草曾不是圖竊竇叛
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
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靈四民樂業百靈効祉
故丞相材標國珍道濟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
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為國棟梁內外齊
心上下同德蛟螭虎震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
合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

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
雙泉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遣兵保
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
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
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胡乃鞭撻疲民侵軼徐
郟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諫是以
拔乘塵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僞主信納亡
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
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
被蝓蛭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
鋒刃斲援埃塵旦接便已亡軀棄父土崩瓦解貞
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賢力應道窮亦將
無路還蜀兼以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
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
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孫自取
其敗違卜悞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肯同即

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鉤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違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推堅強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連而繫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支折露霧之中彼梁王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

以少為多互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舟稱
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
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
舍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
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鳩靡外逞殘
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
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
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
強弩衝城長戟指關徒探雀鷁無救府藏之虛空
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
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野旆長轂啟行迅騎追
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星羅
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
為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破竹
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
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轆轤劍騎之所

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
蜀之公子順時而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
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
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
衡士龍既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
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
事豫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
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
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宣往
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其中省

議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
昔人所以旌善而

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
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所不

建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多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餘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

程明道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
學步之持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
於茲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
議耶抑自適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
首以成諡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
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全曰如文
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習亦不嫌
於同諡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但
諡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
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
犯分洵瀆聖聰
伏候斧鑕之誅

明崔銑均田議

由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宦多懸富室
多財額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室

又以餘田窳任籍業貧民壯者優力役貧者
租諺謂富人家假貧者官粟者也富則與

侈以相熱貧者衣食下同夫羸牛馬痛哉近者有
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
高下在其心衆口藉喧尤為土豪扇搖欲壞而罷
之職代而舉事偶查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
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只
不過三日今田均之法務從之類百倍於往州郡
以下吏出乘車以賄諸吏衙署集每丘田主其
為訖常宜供古限田先年原并召集每丘田主其
辦肥瘠高田宜倍下田宜單五乘落之無後定等
分租凡臣等皆令母得乘德法武無官又從有定
製各置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患聖王禮之秦
秦溝洫柱礎以相維以水旱吏暴致富吾相自
強至溝洫起百里有大川四隆澆涇陽秋潦溢壞
未萬畝田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
推之地方可知也昔元勳農法吏史主稱曰王道
去今不遠可謂而後夫故章則用足力餘則農修

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皇清王滙河工議

勸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之謗而不辭者此聖人之事而天下之

所難也因地奪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以為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余嘗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誕無稽論黃河之形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為我嶺所束而無以逞其鋒下流徐淮土堅水行地洿下匡廡有以容蓄之而塞泄溢之患其鼓狂波而逞流濤者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黔黎沿我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尊歟或謂徒冀州之民當河衝者故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道畫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多穿

漕渠旱則引東方下水溉冀州潞利關西方高門
分河流其說公已東南已為家流所起復決水以
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時鼓巨靈之
掌以闢龍門之竅若乃增修故堤繕治卑薄糜費
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力未
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勢而
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之民
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載乎
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為生委田墾於瀉漕則
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誰能
朽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後可與
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也河
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澠皆會
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流使
二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汾沁
自西而已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而後

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淪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之淪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兗者則因徐兗之地以治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為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於海者也九河既淤矜礫一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一中原獨受其累經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自為淮塞沂泗汶洸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為運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衆流以上襄河水不至挾衆流以下冲其在徐兗者亦治其上流則習坎漸進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師而無倒戈反矛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為埽直者與為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平下者勿使瀦

也量其遠通近城邑者勿使逼遠城邑者勿使溢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為者也猶有說者唐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盛水氣漸消人事與天運相表裏此其時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運勵翼羣工入黃熊於羽困進崇伯之子於司空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而已又焉

陳芳生賑濟議

古來賑濟之道有三曰賑濟也賑貸也賑糶也賑濟者有

散而無斂此惟大荒行之賑貸之法行於中荒之年大約春散秋斂出入皆以米穀者也賑糶之法出倉穀隨時價糶賣貯其錢俟秋成平糶此出陳易新之道無問小饑大饑未饑皆可通行故以三者較之莫善於糶莫不善於貸何也貸之者將來必欲還之者也輸納之際雖良民不無後期考績

之日雖循吏未免追呼此時雖似為德將來不免為怨而況民間貧富異其家淳頑異其性欲借貸者每係無業之人勢不得不責之以互保互保之後勢必諉卸其任於富者淳者未免有偏累之慮至其侵蝕之難察影射之難互則又勢所必有且秋成之豐歉未定則還倉之盈絀無憑故借貸之舉行之而善未必能如朱紫陽之社倉行之而不善竟等於王安石之青苗矣所謂莫不善於貸者此也若夫賑糶則不然穀出錢入既無事於追呼隨多寡為交易亦無偏乎貧富量時值為低昂無抑勒之弊鄉僻皆可搬運無不徧之惠市中日日有穀時價自不騰踴官糶不止民間之穀恐後自不安於閉糶錢穀相衡多寡之數可核既無中飽之患而又隨其現在之價值即可招來外運之米商賈利于速售則遠販日來況當貴而糶當秋成價賤而糶則斛斗必有盈餘雖無取息之名而有

取息之實益可佐將來之預備古來經濟名臣無不以此為富國足民之道而宋儒蘇軾賑杭州亦曰臣於浙中救荒無他法惟日糶常平倉米而已故曰賑糶之法為甚善者此也至於賑粥之舉則惟大荒之年為極貧之戶不能舉火者行之枵腹而來果然而往其中透冒之弊似少然而設廠之處少窮民奔走以就食必有荒於耕作前後失據之患其弊一遠近聞風來者日多恐不可以為繼其弊二婦女老幼疾病之人不能匍匐以奔命其弊三人多必有暴露疾疫之虞其弊四故其為道能暫而不能久可散而不可聚試就祥符一縣之方廣計之南北百里其中為方十里者八十使以十里而設一廠當為八十廠矣每廠日煮米一石當去米八十石矣自二月煮賑至麥熟止為期約有百日當去米八千石矣此豈易給之數乎況設廠或未能多道里或未能均賑期或未可限則又

豈易舉之事哉故就今日而言賑法則借穀者粥皆未確見其可行求其全利無後慮者莫如出糶倉穀之為便

俞森丹河用水議

查小丹河者原分大丹河之支流而小丹河兩

旁所謂董下三郭等河者亦各分大丹河之餘流其始皆為灌溉民田而設其後北河運道淤阻始資小丹河之水以濟之以小丹河之下流通入衛河也至於董下三郭等河其最寬者止五六尺最深者亦不過三尺下流入沁不通衛河每年惟留小丹河不許旁流灌溉而董下三郭等河灌溉如故也至於大丹河平時安流山水暴漲則水高丈許從未嘗泛之使全入小丹河也今以天庾重大清寧道遠來而各築壘塞大壘橫築小丹河而受大丹河之全流暴衝沒已有隱憂而河之兩旁方廣數十里向不敢擅用天行久旱而濕久愆田土焦燥行田水田賦高數倍錢糧折減民命

所繫本道雖無地方之責而目擊情形何容膜視
伏請

皇上俞旨於衛輝彰德渠泉舊案有曰漕運民田均關
緊要何以使衛水有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等

語又今年總漕部院題請五閘放水改於三月部
議覆

允行查果否不悞民田澆溉仰見
宸衷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今丹河之水急濟漕運權時

借用小民何敢怨咨惟是通融貴有定期漕過急
宜復舊且為釋憲行原謂斗門折卸維繫已而今

已盡折矣今將董下三郭二河斜引入石斗門
也而今已斜入并諸渠亦盡遏塞大丹河絕流矣

若不明示小民以開壩之期用水之日則遙遙無
定涓滴不沾民命難支不特本道失信

小民而使遠近亦無從下運本道將何以副厥職
將何以慰民怨矣乞貴定在漕運羈遲之日借水

通漕在糧船已過之餘還民水利飭令濟寧道一
面確設漕船過臨日期一面移行大梁道并檄懷
慶知府即令丹河仍復舊制撤去大壩謹護斗門
設各渠口以為民田澆溉之資且以防暴漲衝沒
之患又或水勢全注北河漕艘業日通行尾幫尚
在遲進而或於五日之中今濟漕四日許民間用
水一日候漕艘過竣始寬水禁
則糧賦可辦而民生得安矣

跋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
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

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凡傳頗詳密然尚
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周用納巡位本在巡上校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於智下不能
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解服
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舍其所愛之肉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此蜂蟻子
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
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
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
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
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
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
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
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遠于理矣
小人之好議論不察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
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
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放棄城而逆適苟

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粒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

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園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變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月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宋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

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理

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也

呂祖謙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

獨易傳為成書傳摹寔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訂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鄆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歐陽修跋張中丞傳後唐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攷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疏畧雖曰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減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

采也

元王惲跋夷門市廛圖後

孫樵譜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文物

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或極無以臻此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三可與夢華錄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于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

吳澄題河南程氏世系

後

大程先生任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

事再期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
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
嗚呼曾是以報國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黃程
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
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
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
夫矣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右故宋宗忠簡

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
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
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巖貽書劾法公寤治
之不少假置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誅公改建神霄
宮不當公元乞祠而歸猶坐前案竊資鎮江宣宣
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

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
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
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
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
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
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
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
即位南京命公以范園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
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
延康殿學士為京班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
士建炎二年秋遷於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
副使依舊留守而遂以公聞詔贈徽文殿學士謚
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服大夫後恤典
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
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
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

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之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直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慙遺耶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耶於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也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人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代之際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

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楊循吉題緩菴西巡錄後侍御萬南李公

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諳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為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芟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為匪人所構繫獄濱死大家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為之昭雪賴皇上聖明采納從謫嶺表而公之為御史其名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官無不休其存心益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于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今蒙恩賜還可以

為君子賀敬書末簡用達景慕之私焉

王恕跋耿氏家乘

右戶由乃盧氏縣耿

汝明先生初受廛時所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為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冢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為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西歸得拜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為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觀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為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尚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

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
厥後子為大司寇孫為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
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
寇大宗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
測吾知耿氏之子孫彭澤與李巡撫書略魯齊踐
嗣是而益昌大也

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魯齊踐履篤實

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為善學孔子至於經濟之略
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
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齊大學竝性理大全所取
語錄及家譜魯齊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
編校為全書亦盛舉也又云颺池月川曹先生少
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已教人治家事
親率自躬行推之為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
之甚衆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
霍人事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
菴黃先生過颺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嘆

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澠池又云澠池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李夢陽題明遠樓詩後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作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於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於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七月也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

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純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

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磋漸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一帙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之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為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騁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連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宣尼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書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遠之學固應志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與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莊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惡三公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幾俟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海水

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下酒秋起今天
弓張君以有事秋深視余更峰子正輯中州人物
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是無賢豪地方之
羞也查之而不若守上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
八種刻成問予語於子且說與夫泰雲程崔公興
學靈傳之意是固先生之靈真有以啟之河洛之
間雖文不壞其真題中州人物考

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

長者同時而或不知我之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
已往而或不知我之不能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
云墓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斯歟
殘年山棲無外事事親于素履素見者得百十餘
人均之為人物品或以理學者或以經濟稱或殉
難一節而以無義或於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
居身不苟立節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日之則方
正之詞也此五者足辨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

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窮武不可觴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意顯一故耳故叙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為叙神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己之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閻興邦

聖諭十六條直解跋

君道如天處高而聽卑君居上而臨下所以子民者也子之則又

教之是不獨為之君且為之師堯舜禹湯文武此數聖人皆以君而為師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其能養之復能教之以是風俗淳美太和親洽而民遵於王路稱蕩平焉後世君失其教民

亦日即於頽雖有象魏之懸月吉之攝止屬具文
豈能動其固有之良而俾之翻然勃然日趨於善
哉我

皇上聰明天竄始膺圖錄即兼君道師道而與民更始

爰有

聖諭十六條頒之天下臣自筮仕朝夕尋繹用以訓迪
一方為之提撕警戒蓋已有年惟其行之而必效
故奉拳服膺不啻典謨奉之而琬琰藏之及由郎
署登侍御三進秩遂尹京兆出入承明見我

皇上之學問日益深

睿製日益富片言隻字卓絕古今非臣蠢管所能窺量
惟沐浴咏歌之而已戊辰夏蒙

恩簡界來撫全豫豫當天地之中堯舜之所巡禹湯之
所都文武之所布化宜其民不扶自直不琢自良
乃進一百七屬而問之未聞有撫桐致理擊壤興
歌者焉臣怵惕靡寧因語之曰此非民之難齊必

教有未至也向者筮仕時所以開導斯民者惟取
聖諭十六條孜孜勸誨其感人也最速而入人也最深
蓋嘗為之直解雖不文然愚夫俗子皆可通曉以
此著之令甲而詔其子弟則民知所從事矣諸臣
踴躍鼓舞行之恐後且付剗剗復俾臣跋其末簡
臣思大哉

王言如天如日千年不磨臣安能贊一詞然天至高也
而測天者人測之以渾儀日至健也而記日者人
記之以刻漏夫所謂直解者或亦渾儀刻漏之一
端云爾臣既以此厲各屬即以此厲其民尊
王大法也守職大分也易俗大順也率是以往禮樂可
興刑罰可措而皆出自

聖天子之所頒作君作師合堯
舜禹湯文武而為一矣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